

编者的话

花城版文学年选肇自 2001 年。我们定了三个原则：广泛阅读，精中求精；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题材多样，风格多样。打头阵的是《中国散文年选》，由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李晓虹、王兆胜博士编选。2002 年起，增加了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谢有顺编选）和《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洪治纲编选）以及《中国随笔年选》（李静编选）。2003 年起，再增加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傅溪鹏编选）、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选》（王光明编选）和鄢烈山编选的《中国杂文年选》。

至此，年选方阵已经组好，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将逐年延续下去。阵容是强大的，各学会（中心）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冯骥才先生，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对年选工作极为支持并热忱指导，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值得高兴的是，七种年选的编选者都是在各自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和新锐评论家，他们坚持上述三个原则，严肃认真，辛勤劳作，拿出了无愧己心、让读者满意的答卷。谢谢你们！

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年选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



序

李晓虹

我们处在一个对话的时代。人与人、意识与意识、过去与现在、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都无不处在对话之中。这种对话使散文的多元共生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

人们站在大地上，常会为世俗的事物所羁绊，为欲望所缠绕，心灵被尘埃所遮蔽。但是，偌大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不甘被捆绑的心灵，在各自的精神旅途上跋涉。他们面对历史，面对当下，面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面对生存的种种困境，思考、追问，一面仰望星空，向着精神的更高处眺望。尽管每个跋涉者都是从独特的自我出发，去寻找各自的超越之路，但寻找的姿态本身，已经使他们成为同道，互相鼓舞着前行。在这条路上，还有许多默默行进者，他们没有言说，却从旁人的言说中汲取力量。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处，都有一种对澄明世界的向往之情，只要这种情怀未被现实物质世界的浊流彻底淹没，就会时时露出头来，找寻通往澄明的道路。

在精神寻找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人的心灵永远不可能互相彻底进入。人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心灵难题走着独特的精神之路。当然，正因为心灵世界不能进入和复制，才使人生丰富多彩。但是，人是需要交流的，心灵的世界需要打开，需要倾诉，需要对话，需要相互支持。于是，我们彼此寻找，相互阅读，相伴而行，并从中获得鼓舞。可以说，对交流与对话的渴慕


成为现代人强烈的精神欲求。

散文是对心灵世界的展开和相互阅读，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巴赫金说：“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而散文的对话性较之其他文体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充分。相对于小说的虚构、诗歌的主观抒情和戏剧的舞台表演性，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作者与读者形成了一种最真实、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这或许正是近年来散文常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当编辑散文年选时，打开浩如烟海的报纸期刊，心中怀着期待，期待与那些真诚的怀揣着美好向往的心灵在文字里遇合，在精神世界里碰撞。同时深深渴望那些有着同样期待的读者在阅读中实现自己的审美愿望。

编选散文集时，首先坚守的原则是“真”。“真”是散文的本质，散文的对话也是以“真”为前提展开。只有以真场景、真识见、真情表述走进读者内心深处，才能赢得读者。但在现代生活中，虚矫之气仍旧盛行，许多世俗功利遮蔽了真。真是灵魂的袒露，需要勇气，也需要境界。所以，当在大量令人厌倦的浮华矫饰的文字中跳出真挚的情愫，特别是在真情中显出勇敢和执著，就感到心灵的贴近。

美是我们的精神希望之所在。无论文学观念发展到何种程度，对美的追寻总是给我们激励，是我们活着的信心。散文的对话以美为引导，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是美的境界、美的愿望的相互寻找。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而每一个人只是这世界上的短暂的过客，人在大地上的居住只是匆匆过客的短暂居停，而要使这短暂的存在超越瞬间而走向永恒，走向自由，就理应把存在审美化，使之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通过原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者统一于一”。由此便产生了原根意义上的诗性。在匆忙的日子里，我们



在现实的拘役中错过了太多的美和诗性。没有美的存在，我们的人生将缺少希望；没有对美的凝睇，我们只能佝偻着腰匍匐前行；没有审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对美的追寻使我们进一步发现高远处那些精神之光。当在文字中与那些爱美的心灵相遇，就不能不生出些敬意。

散文创作永远是个人的。只有那些独抒性灵，真正显现个性色彩的作品，才可能更充分地实现对话性。散文对话性的形成是自由、平等意识和个性张扬的结果。创作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活动，即使作家关心人类命运、社会问题，但进入创作之后，它所体会到的东西总是个人视野之内的，为作家本人所关注的问题，包括个人的命运和遭遇，他与周围的人及其环境的关系，在他经历的种种人生境遇中生发出来的私人性的感受。而每一种新鲜的独特的个人表述，都会在一些读者心中引起回响。

年选的编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话性的原则，希望更多的心灵在文本中敞开，希望更多的读者在与作者的心灵对话中感受美，同时生成自己新的人生愿望。

2003年12月5日

目 录

序.....	李晓虹(1)
--------	----------

人性的灯盏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林 非(3)
走进一座圣殿.....	周国平(9)
驯心.....	王充闾(19)
朱皇帝点滴.....	李国文(33)
乱世中的美神.....	梁 衡(36)
眷念皇帝.....	田中禾(52)
诗在你在.....	刘 粹(57)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64)
隔海相望的友情.....	周 明(75)
旧宅院中的老朋友.....	臧小平(80)
从女人这边看徐志摩.....	韩石山(85)
朱可夫雕像.....	朱增泉(93)
朝见无限空间之王.....	竹 林(109)
人性的灯盏.....	张小放(115)



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日历.....	冯骥才(121)
书房.....	卞毓方(125)
论温馨.....	梁晓声(130)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舒 婷(138)
牵挂是一种美丽.....	郭文斌(140)
女人：爱就爱得傻一点.....	梅 洁(143)
你竟敢如此透明？.....	张 越(149)
男人的消极.....	陈 村(155)
生命之河.....	王本道(158)
灰色的价值.....	陈 染(162)
无法寻找的自我.....	刘荣哲(165)
绝色.....	苏沧桑(171)
目标.....	许松涛(179)
把自己交给道路.....	高建群(181)
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刁利欣(187)
还有七千多天.....	项小米(192)
一片叶子.....	张 丽(198)

钻石并不恒久

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203)
快！.....	南 帆(216)
道具.....	朱以撒(225)
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莫 言(231)



女人，喜欢你的作品吗？	王开岭(236)
钻石并不恒久.....	韩小蕙(241)
短信息的狂欢节.....	徐 坤(249)
新闻之下的生活.....	王朝阳(252)
都市灯光.....	王兆胜(262)
忧伤的国歌.....	房向东(266)
渔民为什么烧船？.....	红 孩(270)
上班.....	潘向黎(273)
源自职业的温情.....	郭 红(278)
漂在重庆.....	巴 一(282)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可可西里的白房子.....	王宗仁(293)
一个夏天的死亡.....	谢宗玉(299)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徐 迅(307)
胡四台老家.....	鲍尔吉·原野(312)
尖叫的爱情.....	冯秋子(321)
母性的草原.....	阿拉旦·淖尔(328)
在西海固的一个村子里.....	季栋梁(332)
缪大姐的门.....	刘心武(342)
衣装的枯河床.....	筱 敏(348)
长发飘飘.....	烈 娃(355)
槐花祭.....	肖复兴(364)
哭嫂.....	巴音博罗(375)
生死之间.....	雷抒雁(380)
乡村记忆.....	刘家科(384)



大洼治蝗.....	张华北(392)
我从乡下来.....	秦 弓(397)
幼儿园.....	周晓枫(402)
活在雨中的父亲.....	熊红久(409)
母亲.....	玄 武(413)
父亲的性情.....	齐明达(417)
遗传.....	晚 晴(423)

视野的盛宴

视野的盛宴.....	张承志(433)
纵笔昆仑.....	马 力(439)
尼亚加拉的彩虹.....	迟子建(446)
圣彼得堡随笔.....	肖 凤(451)
亚斯亚纳波利亚纳的森林.....	刘长春(455)
香格里拉札记.....	于 坚(460)
听雪.....	刘 恪(466)
走进一张邮票.....	徐 虹(471)
紫藤.....	高维生(474)
五柳.....	王 彬(478)
雨中凤凰.....	陈启文(481)
毛驴·墓穴及千年古尸.....	唐 韵(485)
宁化清流如画.....	陈小培(488)
风雨.....	徐 鲁(491)
小人狗.....	马步升(498)
鸟与鼠.....	刘亮程(504)
我是如此关注一只“狼”.....	毅 剑(512)



索溪，索溪..... 张灵均(517)

用力呼吸

千年疫病反思曲..... 石 英(523)
何妨闭门读书..... 余秋雨(531)
用力呼吸..... 陆星儿(535)
他人..... 张抗抗(546)
SARS 时期的日常生活..... 谢有顺(553)
丧乱..... 朝 阳(558)
癌症细胞..... 李家同(571)
灾难的礼物..... 陈凡燕(575)
另一场约会..... 钱金利(581)
编后记..... (586)

人性的灯盏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林 非

回顾这刚消逝的一百年之间，人类在漫长和浑茫的岁月中，经历了无穷无尽的灾祸与苦难。死伤了多少民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了没有多少时辰，在有的国家里就又横行着像希特勒那样极端专制的暴政，将本来是非常具有聪明才智的民众，压迫和蹂躏得再也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儿倾诉出来，大家都万般无奈和没精打采地充当那几个寡头的传声筒。这种缩着头颅、锁闭心灵，和像鹦鹉学舌那样的生存方式，真是十分悲惨和毫无意义的。至于残忍地流放、屠戮和焚烧千千万万无辜的生灵，以及凶恶地侵略和占领别国的土地，犯下了多少奸淫掳掠恣意杀伐的滔天罪行，至今还给侥幸活下来的人们，镌刻着异常悲惨和痛楚的记忆。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夺霸权与资源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也依旧是不断地在整个地球上爆发出来。

还有在西方国家某些掌握大工业生产的巨头，为了降低投资与牟取暴利，并未认真地解决污水、油烟与有毒气体的随意排放，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更有甚者的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家伙，竟大规模地生产具有惊人杀伤力的化学武器等等，整个世界面临着毁灭的威胁。至于垄断财富所造成的崇拜金钱与享乐主义此种诱惑，又是那个社会中间腐蚀灵魂的一种毒剂。

面对着无数生命的消亡和心灵的损毁，多少发誓要捍卫和平与正义，决心要升华道德与情操的人们，应该怎样深谋远虑地思



索和奋不顾身地行动呢？萨特就正是毕生都在这样的思索与行动中。

在西方的现代文明将人们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光芒底下，萨特聚精会神地注视和发掘着那垄断财富的金钱王国里，竟潜藏着诉说不完的弊病，无时无刻不在推搡与驱赶着多少迷茫的人们，倾圮和陷落于剧烈的异化之中。当人类正摇晃在这生存抑或灭亡的处境里面，究竟应该如何去拯救自身，并且向着合理与健康的目标，一步步地去跋涉和迈进呢？这多么像哈姆雷特那个古老的命题，却重又被萨特在崭新的时代提供了出来。他所思考的那些复杂而又艰深的答案，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和接受，无疑都是出自人类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深沉表现。

萨特一心一意所关怀着的是，人类究竟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前景和命运？他为此而思索，为此而写作，为此而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除开这个纯洁和高尚的人生目标之外，他决没有丝毫凡俗的追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拒绝一切的荣誉”（《永别的仪式》）。他拒绝了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也拒绝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鼎鼎大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不少文人墨客的眼里，都当成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因为一旦获得了这顶奢华和绚丽的桂冠，从此就会名声大振，引起多少电视和报刊记者的追逐采访，说不定还能够垂之史册，永远被后代的人们钦佩和称赞，纷纷诵读着自己挥洒的那些华章。而且从尘世的眼光看来，那一笔相当高昂的奖金，对于耍弄笔杆的多数作家而言，终生都可以凭着它更有滋有味地打发日子了。像这样的荣华富贵，世代扬名，真是一桩巨大得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奖赏，当然会引起有些作家很热衷地向往与追求，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数十年如一日地辛苦劳作，得要付出多少艰巨的努力，升腾几何智慧的结晶。像这样获得了应有的报酬，应该可以说是名正而言顺



的事情。

正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具有如此这般的威势，能够产生异常轰动的社会功效，就引起有些作家的朝思暮想，辗转反侧，梦寐以求地追逐着，想摘取这颗似乎是悬挂在天空里的星辰。据说曾有人每当十月下旬的这个日子来临时，就焦急地等待着一年一度颁布的消息，竟穿着挺拔的礼服，戴起高耸的礼帽，想要听到电视新闻里宣读自己的名字，这自然执拗得有些滑稽可笑；据说还曾有人并未受到主持其事者的推荐与提名，却虚张声势和牵强附会地大造舆论，说是在这光芒闪烁的金榜上，差一点儿就嵌上自己的大名，像这样的胡乱吹嘘，更显得有些无聊。

名缰利锁的诱惑力量，对于许许多多混迹于世俗生活里的人们来说，肯定都会存在的，谁不喜欢这样大大小小的荣誉，谁不愿意随之而水涨船高般地度过甜蜜的日子？因此出现一点儿荒唐的插曲，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他们在演出这种小小的喜剧时，丝毫也没有伤害任何的旁人，因此比起那些挖空心思地去诬陷和算计别人的歹恶之徒来，这几位耗尽心血想要攀附诺贝尔文学奖的朋友，实在可以说是大大的好人了。问题是应该不要再被这遐迩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旋转得头昏眼花，跌跌撞撞。君不见这一百年来评奖的决议中间，也曾出现过不少偏执的谬见，大可不必亦步亦趋地随着它的节拍扭动，而要轻松潇洒和堂堂正正地走自己的路。不妨来瞧一瞧萨特是怎样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应该能够从这里获得灵魂的荡涤与净化。

萨特曾于 196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这个奖项的决定中，说是“他那具有丰富的思想、自由的气息，以及对真理充满探索精神的著作，已经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着这么重大的荣誉和如此恳切的评价，萨特却毫不领情，明白无误地加以拒绝了，显得多么的傲岸。即使从一般的人情世故而言，人家这样的抬举和尊重你，哪怕是出于应酬的

缘故，顺水推舟似的接受过来，也有何不可呢？像他这样的断然推开，显出了一种多么坚定的原则立场。多么与众不同的萨特啊，真像是一座巍然挺立的悬崖，从苍莽的土地上伸向白云飞滚的天空里去！

萨特这样阐述自己拒绝领奖的坚定原则，说是“按照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多么简单明瞭地理清了事情的本质，文学创作确乎不应该按照等级的观念进行排列。他举出自己曾经晤见过，而且也非常喜爱的海明威为例，说是如果自己也像他一样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就不能不想到“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像这样引出的挖空心思的比较，确实是无法获得任何准确的结论，因为文学艺术家个人的价值，怎么能够机械地排列出固定的名次来呢？这就显示了“等级观念毁灭着人们个人的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的价值都是荒谬的”，更何况“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予另一些人的”（《永别的仪式》）。他在这里敏锐地感觉到，给予的人和接受的人，就分属于上下不同的等级，他绝对不能在这种等级的体系中间，接受难以忍受的屈辱，尽管在别人的眼里，这无疑至是无上的荣誉。

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作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我不希望有的”，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任何一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都应该由读者自由自在地加以判断和评论，如果插入了像诺贝尔文学奖此种官方机构的决议，他就深深地担心这样的一种干预，会压制大家思考的自由。他此种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广大读者的心情，真是将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个响彻云霄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是死”，完完全全地融化于自己的生命中间了。




萨特无疑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最为杰出的继承者，将他大声疾呼的自由和平等的主张，细致而又独特地贯彻于社会生活的领域，堪称美妙的绝唱。西方社会在法律的表层上已经簇拥出平等的形象，然而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地位方面，离开平等精神的最高境界，自然还有着很遥远的差距。萨特这种深入地追求平等精神的神圣意志，永远会鼓舞和鞭策着成千上万追求正义的人们，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论语·子路》里说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萨特在发扬平等原则时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拒绝领奖时的高风亮节，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人文精神，真可以说是暗相契合，像这样二者都兼而有之，而且还发挥到了完美的极致，实在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情。

萨特曾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同情无疑是在社会主义也就是东方集团一边”（《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因为他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中间，闻到一种污浊与霉烂的气息，早已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于是就幻想着那号称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会是自己希望之所在。他哪里知晓在这一块辽阔的土地上，经过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和洒热血的结果，却并未真正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这一历史阶段，并未真正地建立平等、自由和人人都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乐园，而不过是改头换面地沿袭着往昔那种建立于等级特权基础上的专制统治，我们这儿曾经赠送给它“新沙皇”的绰号，实在是意味深长的。罗曼·罗兰出于跟萨特同样的理由，成为了西方世界同情和赞扬苏联的先驱者，当他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应邀去那里访问与参观之后，才发现了在那个社会和体制中间，弥漫着多么严重的弊病，于是挥笔写成了《莫斯科日记》一书，却又立下遗嘱，要在相隔五十年之后方能出版。萨特也许是无法读到这部书籍了，无法从这里知悉苏联的实况了。想要确切地认识任何一个问题，都是相当困



难的，甚至像萨特这样睿智的哲人，都得从不断的误读中间，开辟一条纠正自己和继续拓展的路途。

（原载《都市美文》2003 年第 1 期）



走进一座圣殿

周国平

—

那个用头脑思考的人是智者，那个用心灵思考的人是诗人，那个用行动思考的人是圣徒。倘若一个人同时用头脑、心灵、行动思考，他很可能是一位先知。

在我的心目中，圣埃克苏佩里就是这样一位先知式的作家。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只做了两件事——飞行和写作。飞行是他的行动，也是他进行思考的方式。在那个世界航空业起步不久的年代，他一次次飞行在数千米的高空，体味着危险和死亡，宇宙的美丽和大地的牵挂，生命的渺小和人的伟大。高空中的思考具有奇特的张力，既是性命攸关的投入，又是空灵的超脱。他把他的思考写进了他的作品，但生前发表的数量不多。他好像有点儿吝啬，要把最饱满的果实留给自己，留给身后出版的一本书，照他的说法，他的其他著作与它相比只是习作而已。然而他未能完成这本书，在他最后一次驾机神秘地消失在海洋上空以后，人们在他留下的一只皮包里发现了这本书的草稿，书名叫《要塞》。

经由马振骋先生从全本中摘取和翻译，这本书的轮廓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是怀着虔敬之心读完它的，仿佛在读一个